

人世

乡村里的雪

牟民

都说半岛雪窝，冬天雪最多。这不，新年前一场大雪来了。开始雪花飘飘，排队成行地从天上往地下跑，仰望空中，六角雪花闪烁眼睛，囿囿囿囿的，要给大地一个拥抱。抱着抱着，大地满足了，被雪花覆盖了，气都喘不过来。风看见了，扑过来，撕扯着雪花，雪花儿躲避着风，相互邀约，飞吧飞吧，不要往一个地儿凑。

一个个雪花眨眼变成了雪面儿，原来天空透着气儿。此刻，雪面儿如白布，蒙了天空。树上的鸟儿喊道：“下面了，下面了！”于是，雪面儿不再守规矩，往乡下飞。乡下土地宽广，爱怎么落，怎么落。那儿没有污染，没有熏人的油污，泥土是香的，还有喜人的麦苗儿，等着雪花儿给它盖被子呢！更让雪花喜欢的是落下没人打搅，身下搂着麦苗，搂着小河，搂着大山，可以安稳地睡一觉，直睡他个半冬。城里不行，雪花一落满，大铲车就到，梦便碎了。还没看够这世界就被收了，心有不甘。雪花加劲歪身子，开小差，往那大山飞，往黑土地上落。雪面儿齐刷刷把乡下天空盖住了。

两天两夜空间，参差不齐的乡村不见了，一片白色苍茫，哪儿还见村落？

早起醒来，眼睛被雪白晃了晃，趴窗玻璃看去，院墙、平房、前面的房子咋没了？谁弄了一张大白布下来？赶紧穿衣推门。呀！门也被白挡住了。使劲推推，门挤出道缝，拿铲子欲铲雪，稍稍停顿下，心里不忍下手。看这白，看这皎白皎白的神灵们，来院子里歇息，让它们暂缓一口气吧！可是，可是，我要抱草，要烧火，要吃饭呀！犹豫片刻，铲子轻轻地伸进雪里，慢慢地别弄伤了雪，它们正在做梦呢！

先开门前，再踏一尺深的雪寻来木锨，由屋门到街门，推出一条道。木锨伸进雪的怀抱，尽可能不破坏它们的搂抱，整齐地抬起来，堆到一起。一锨锨雪起，一早晨，堆了五个雪堆，腰有些累了。

吃过饭，赶紧清扫门外。门口往东，世间一片白，真是：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一路把雪搬到两边，清出车路。浑身汗出，顾不得歇息。再南北街道

搬雪，搬了半上午，搬出了半个胡同。前面两边六户人家早已搬去城里，门前的雪花继续在睡梦里。“不要搬雪了，那儿没人住！”母亲扭扭捏捏出来劝我回家歇歇。我只好清出了一条人行道。腰酸背疼，忽然就呆在原地。天空再现乌云，飘起零星雪花。我双手掐腰，活动一番，挪步回家。

休息片刻，再次出来，北街二叔拖着病腿推雪，跟我扫出的街道衔接起。二叔抬头说：“你看，这大冷天，净化饮水机冻死了，昨天就打不出水了！”

村里扫出了几条街道，大部分没人居住的房子前后，继续让雪覆盖。村外路雪太厚，村里组织人清扫，没等扫到街口，走过第一辆车，第二辆顺着车辙走，第三辆，第四辆——道路转眼变成了僵硬的雪路。一个村民站在路边，指挥过往车辆。车都慢慢地开，忽然一下子有了好脾气，那么稳重，跟步行差不多，可见雪会改变人的脾气，往日的烦躁变作沉静。

好了，田地里沟壑里大山里的雪们，无人打扰，尽情露白吧！

我站在院子里，凝望房坡、平房、猪窝板上、墙头上，刀削一般的豆腐晃闪着。雪真有黏性，厚厚地粘在一起，齐刷刷伸出墙头，仿佛在说，看啊，我们在空里练功呢！我用手轻捏一点雪，嘴里品尝，凉了满口，有些甜丝丝的。我突发奇想，拿来一个大盆，用锅铲子慢慢铲了一大盆雪，放到锅里，生了火。雪不到半个小时，化作水，足足有两暖瓶。把水舀到电热壶里烧开，捏出些许绿茶，泡了一壶。

稍待片刻，吹着热气，喝一口，哟！怎么酸涩？茶香味儿被淹没了。我把剩下的半盆雪水放在灯下仔细看，水面上一层油灰，半空里晃动一个个黑点儿，盆底集了一层灰垢。

雪啊，你咋能这样呢？忽听得一阵暗语：我咋就不能这样呢！你可知道，我一路风尘，搂抱了多少污染？别担心，我清出干净的时空，容我们兄弟姐妹后来，一身自然白，一身透明的净。

我不埋怨雪了，对它们肃然起敬。

故事里的童年

蔡华先

近日，一场冷空气，带来了一场降雪，一场纷纷扬扬、飘飘洒洒的大雪。雪，总能激发人们的诗情画意。在故事里，以前天上落下的不是雪，而是面粉。

有一次冬天下雪的时候，母亲给我们兄弟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天上的玉皇大帝在万木凋零的冬季，看见人间一片萧瑟，老百姓食不果腹，民生艰难，心生怜悯，于是，传旨让天神降下白面，以接济众生。

天降面粉之后，有母子两人，老人对儿子特别娇惯，儿子什么都不干，光吃现成饭。即使这样，他还感觉累。有一天，儿子对母亲说，这吃饭要拿筷、端碗，真要累死人哟。老人听了无可奈何，一天，母亲要出门走好几天，对儿子的吃饭问题不由犯起愁来，最后想出一个办法。她做了一张像被子一样大小的烙饼，对儿子说这是给他预备的吃的，不累的话坐着吃，累了就躺着吃。几天后，母亲回来了，发现儿子盖着那张油烙饼在炕上躺着一动也不动，早已断气了。他身上盖着的油烙饼，只是在靠近嘴的地方被咬掉了，他连动一下饼都懒得动。这件事惊动了玉帝，他不禁勃然大怒：“这样的人，饿死活该。这都是过分恩赐的恶果呀！”为此，玉帝传旨，冬天不再下面粉，下冷冰冰的雪，一直下到现在。

我小时候，面对冬天的大雪，面对难以下咽的玉米饼子，心里曾经也有一种期盼，天上下的不是雪而是面粉，那该多好啊！那样就可以天天吃白面馒头。童年时，冬天好像雪特别多。下雪的时候，不能出去玩，我们就守候在火炉旁烤地瓜、烤花生吃。冬天的火炉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烙烤食物的快乐。我没有想到的是，大蒜竟然也可以烤着吃。父亲一边帮我们烤大蒜，一边还给我们讲起了与大蒜有关的一个故事。

一位父亲，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亲生的，但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一个是孩子的后妈带来的。继母对自己的孩子特别好，但对另一个孩子却想出各种方法折磨他。

在她的影响下，孩子的亲生父亲对孩子也不是那么好。

几年后，孩子都大了，可以帮家里做点事情了。正好家里有两块地，一块地种西瓜，一块地种大蒜。都需要有人去看着。怎么去呢？继母想，西瓜好吃，就让自己亲生的孩子去看西瓜；大蒜吃起来特别辣，就让前窝的孩子去看大蒜。

几个月过去了，西瓜、大蒜都收完了，两个孩子都回来了。但两个孩子的状况却让这对夫妻大吃一惊。看大蒜的孩子又白又胖，看西瓜的孩子却是面黄肌瘦。情况与他们想象中的情景完全相反，这对夫妻怀疑看大蒜的孩子是不是偷吃了什么别的东西，但这孩子却说，他每天只是用火烤些大蒜吃，并没有吃别的东西；而看西瓜的孩子说，他每天就吃西瓜，别的什么也不吃。

这对夫妻就弄不懂了，本来出于偏心，认为西瓜好吃，就让自己的孩子去看西瓜地。大蒜哪能整天吃呢？哪知结果却是事与愿违。其实大蒜尽管辣，但经火一烤，却特别好吃，而且大蒜对人也特别有好处。西瓜尽管好吃，但天天吃，人也是受不了的。

父亲给我们讲完了故事，大蒜也烤熟了。烤熟了的大蒜，果然不那么辣了。

现在回想起这些故事，终于明白所谓故事者，事是其表象，理才是其内涵。让故事中的道理最终都转化成滋润人成长的营养，那些故事才有意义。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都有一种美好的童年记忆，叫做听爸爸妈妈讲故事。父母陪伴了我们的童年，故事陪伴了我们的一生。

人生讲故事的场景是相似的，总是会代代相承的。后来，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女儿小的时候，我也常常讲故事给她听。当我把母亲曾讲给我听的故事讲给女儿听的时候，我问女儿有什么感想，女儿说：天上不会掉馅饼。

童年的故事总是这样代代相传。我的童年曾在故事里浸润成长，女儿的童年也曾浸润在故事里。故事就如冬天里的那场雪，净化着童年的心灵；故事也如那春夜里的雨，润泽着童年的心灵。

诗歌港

胶东大鼓

战军

什么调漫天飞霞
什么韵绕梁三匝
古老的胶东古老的鼓
点燃我心中的火花

儿时的春天朴实无华
听盲人说唱嬉笑怒骂
动情处乡亲一起喝彩
激愤时乡亲奋起喊打

你们游走在乡村田园
远远传来十足的胶东韵
有鼓，有板，有三弦
还有一张张追随的无邪的脸

遥远的记忆再次萌动
璜山书院又传“春花圆梦”
外面远了春花又飘雪花
韵味醉了青春又醉北风

那鼓像崂山上的长风
那板像夹河点点的帆影
那弦像大海上的滚滚波浪
那人像沧桑岁月里的古松

盲眼隔离了斑斓的世界
世间却溶于他们的神采
他们无缘最美丽的景色
却用鼓声把景色赋予神韵

生命的光芒

于云福

午后时光
是晨曦蓄足的力量
鼓荡出太阳慈悲的辉煌

走在路上
气势澎湃成海浪
驱动着执着脚步
向前，向前，向前
远方，在脚下丈量
心也不再迷茫

静处斗室
任阳光温柔地抚摸
心情肆意绽放
一杯茶，一本书，一支笔
就成为我
诗意栖居的避风港

微风凛冽着萧瑟
那棵耀眼的柿树
挥舞着果子金黄的红
摇醒星星与月亮
用那颗
编织出生命的光芒